

陈丹秋与七里店村的红色纪事 (中)

■秦利虎

夫妻先后被敌抓捕

跟鬼子汉奸斗，需要刀枪。枪临时不好弄，就先找铁打刀。找铁，陈丹秋想到了铁道轨和铁枕木。枣台铁路出峰城后走吴林村南到台儿庄。陈丹秋的大姑家住吴林村东南角，大姑父姓孙。陈焕孜告诉笔者：“姑老爷的名字我忘了，只记得大表叔叫孙增乾，二表叔叫孙增坤(孙增乾的侄子孙炳新告诉我，陈丹秋的大姑父叫孙继安)。”为了弄铁道上的铁，陈丹秋在大姑家住了几天，侦察铁道情况。他发现巡铁道的铁甲车，上午从峰城出来驶向泥沟，下午再从泥沟驶向峰城。夜里铁道沿线的村庄，每村派一个人，住在铁道旁人字形的草棚里，看护铁道。

一天夜里，陈丹秋一边让姑父缠住看铁道的人去喝酒，一边组织七里店党支部的同志和几个关系好的年轻人，带上工具，拆卸铁道上的铁枕木，连夜运到西北场后的地里埋了起来，准备以后造武器。

1939年秋，陈丹秋去山里送信，在税郭东被伪军二支队逮捕，押在小宋庄西北角的一个旧炮楼里。炮楼里二层的木板没有了，只剩下梁木。陈丹秋被吊在梁木上。伪军头目对陈丹秋抽打逼供。陈丹秋坚持说自己是卖油的，不是共产党。夜深了，伪军们困了，在炮楼地上睡了一片。伪军头目看看没审出来有价值的东西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说就吊死你！”说完就气势汹汹地走了。

天不绝人，吊在梁上的陈丹秋早就发现了炮楼窗口石缝里，有一把镰刀头。陈丹秋用脚慢慢蹬墙，把一条腿伸到了炮楼窗口，用脚趾头夹住了镰刀头。这时，有一个小个子伪军，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起来撒尿，发现了陈丹秋的举动，小

个子伪军小声说：“你想跑，我帮你。”陈丹秋点点头。小个子伪军用镰刀头割断了梁上的绳子，陈丹秋顺着窗口跳了下来向南跑去。跑到南山上，他用石头磨断了绑住双手的绳子。怕敌人追捕，陈丹秋一瘸一拐，翻山过沟，摸爬到七里店西北场场屋。陈桂强找到了支部副书记陈桂枝，陈桂枝找来了七里店药铺的陈掌柜，脱下了陈丹秋满是血污的衣服，给他清洗包扎伤口。怕伪军二支队的人到七里店搜查，陈桂枝等人连夜把陈丹秋转移到了小鲍庄他岳家。

伪军二支队发现抓到的“卖油郎”跑掉了，就到处搜查。住左庄街的伪军头目张某(日伪时期曾任仙人洞乡乡长)，怀疑逃跑的卖油郎是七里店村的陈丹秋，就把陈丹秋的妻子鲍秀兰抓到了左庄街张的“匪窝”，对她严刑拷打，逼问陈丹秋藏到哪里了。鲍秀兰宁死不说，结果被打断了左腿，打瞎了左眼。张某猜想她是真的不知道陈丹秋在哪里，就叫人把被打昏死过去的鲍秀兰扔到“匪窝”门外。鲍秀兰被陈桂枝等人救回七里店，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
陈丹秋的岳父鲍家住在村子的西北角。陈丹秋来养伤，村里人都不知道。突然一天，伪保长来到鲍家，转了一圈，闲聊一会就走了。鲍家猜不出伪保长来家的目的，担心伪保长是否知道陈丹秋在鲍家。伪保长走后的当夜，陈丹秋从岳家家里转移到了前香屯他二姑家。陈丹秋养伤期间，为了安全，七里店的党员轮换着在他养伤的村子外望风。陈丹秋在亲人和同志们的精心照料下，身体逐渐康复，又返回到了东区委的工作岗位上。

军民一家鱼水情

解放战争时期，峰县是山东解放区的前沿阵地，也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。

1945年9月7日夜，新四军军长陈毅命令第八师，向峰县城内的日伪顽军发起攻击，全歼守城日伪顽军，生俘伪县长，峰县城第一次解放。9月9日，兰陵县委、县政府奉鲁南区党委和鲁南行署命令，原班人马进驻峰县城，改称“峰县县委”和“峰县县政府”。峰县下辖十一个区两个镇。七里店属六区管辖，区委书记

发动群众反奸诉苦

1946年初，六区在七里店村召开了反奸诉苦运动的群众大会。参加诉苦会的人员有六区区委和区政府的干部和区中队队员，也有从赵县(今兰陵县)调来的帮助开展反奸诉苦运动的100多名干部，到会的群众有3000多人。

区委书记宋永年在会上作了报告，宋书记把为什么要开展反奸诉苦运动、开展反奸诉苦运动的方法、措施和在运动中注意事项作了详细的讲解。会上批斗了地主、恶霸、伪保

长，群众代表在会上积极发言，控诉了日、伪、汉奸、地主、恶霸的罪行。有个群众代表在揭发伪保长的罪行时，越说越气愤，用脚对伪保长猛踢。公安员张茂松立即上前制止，并大声告诉群众，我们要按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办事，对地主、恶霸、伪保长们，要着重揭发他们的罪行，不能体罚；对知罪愿悔改的，会后让他回家；对有问题又不交代的，送到区里的悔过所里进行反省；对问题严重的，送到县里去处理。

记宋永年兼区中队指导员，区长王思荣兼区中队队长。六区的管辖范围北起牛角岭村，南至天柱山村，东至利增村，西到七里店村、洪村，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。

参加解放峰县城的原鲁南军区老五团，驻七里店等村，与广大村民一起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，庆祝峰县解放。

部队组织男青年成立民兵队、打靶、练武，组织女青年成立姊妹团；成立识字学习班，学文

化，教唱抗战歌曲；成立秧歌队，排演文艺节目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。老五团军纪严明，与村民亲如一家，战士们经常帮村民干农活，挑水，扫院子；百姓也常到村里的部队粮站帮助生豆芽，做豆腐，支援子弟兵。

1946年秋，国民党对峰县地区发起大进攻，原老五团接上级指示，开始向北部山区，战略转移。百姓闻讯，争相前来向部队官兵含泪送别。军民鱼水情，至今难忘。

最后，区长王思荣作了总结发言，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反奸诉苦运动中来，下一步参加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。并警告汉奸、地主要老实交代问题，低头认罪，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。王区长还号召广大青年，积极报名参加革命，拿起枪捍卫土地改革运动，保卫胜利果实。

会后，区委在七里店村建立了党支部，很多青年报名参加了区中队。

苦难岁月盼解放

1946年秋，陈丹秋的妻子鲍秀兰，领着次子陈焕孜、三子陈焕彭在峰城西关(今峰城区坛山街道徐楼居)割豆子。陈丹秋的二弟陈桂晨(时任峰县城区区委食堂司务长。1948年随山东干部南下，后转业到广州税务局。离休时，任广东省东莞县石隆镇税务局局长。1986年病故。)，找到正在割豆子的鲍秀兰娘仁，着急地说：“嫂子，快走！快走！国民党军队已到尖山子(今峰城区阴平镇)了，大哥已向南山出城迎击敌人，他让我通知你们快随大军北撤！”说完，陈桂晨急急地走了……

鲍秀兰娘仁急忙跑回城里的家中，收拾点衣食，顺着人群向峰县城东门走去。此时的东门向东的大道上，路多宽，人多宽，一齐向东走去。娘仁走到七里店陈丹秋父亲陈清怀家里，吃了点饭。鲍秀兰瘸着一条腿，下跪给公公婆婆磕了个头。陈清怀抱了抱三孙子，又抱了抱二孙子，一家人哭喊着告别。鲍秀兰娘仁出七里店，到左庄后，转向北到福临庄、石灰窑埠、小宋庄、鲤鱼口、大闫庄，一路向北逃去……

采访时，陈焕孜告诉笔者：“1946年我们北撤后，我祖父陈清怀被进犯七里店的国民党抓住，拷问我父亲的事。我祖父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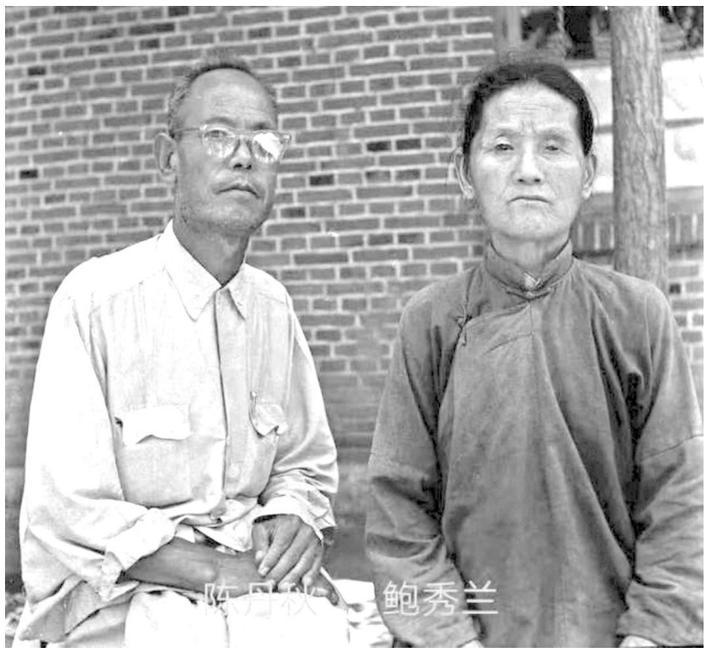
个教书的，回答他：‘孩大不由爹，他当八路军，我能当他的家吗？你当国民党，你爹当你的家吗？’这个国民党军官被问的哑口无言，愤怒地照着我祖父的胸部就是几枪托子，我祖父被打得当场背了气……从此胸痛喘不过气来，高烧不退，直至病故。我是医生，这是典型的内出血引起急性胸腔化脓感染，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，只能等死。可怜我的祖父就这样被国民党打死了，时年58岁。父亲参加革命，这是我付出的最大代价！”

陈焕孜说到这里，已是热泪盈眶，几度哽咽，说不出话来。静坐了一会，站起身来，用清水洗了一把脸，又坐下来，陈焕孜继续说：“利虎，我给你说说1947年！这段时间我们太苦了。1946年北撤时，峰县政府有组织带领家属大队向北转移。1947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，国民党军长驱直入沂蒙山区。中央军委的口袋战略是诱敌深入，只退不打。记得在一个松树林里，家属大队接到通知：为了配合中央军委的战略战术，地方武装和家属大队一律解散，化整为零，自谋生路……所有人抱头痛哭。俺娘仁不知道向哪里走，想去税郭北郝胡村我堂姑姑家。当走到鲤鱼口前山口时，看到一队还乡团，在村外场地上

出操，吓得俺娘仁立马就回头了。接着走到大闫庄南太平村(今峰城区峨山镇太平庄村)，太阳已落山了，就进庄小心地问庄上有干八路的人家吗？果真，我们走近后说明情况，只要留我们住一宿就行，这家老太太出于同情留下了俺娘仁。从此，白天我跟她儿下地干活，我母亲在庄上讨点吃的，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。1947年4月，又回到大闫庄、四匡王庄，一直熬到1948年，熬到鲁南解放……往事不堪回首！”

陈焕孜停了停，又接着说：“1947年到1948年间，我父亲负伤在野战医院，哥哥在野战医院照顾。俺娘仁流浪在沂蒙山区。我母亲瞎了一只眼，还瘸着一条腿，从这个山坳爬到那个山坳，讨饭度日，哎！我不想说了……”

陈家人的坚贞不屈和坚定信念，深深地感动了笔者。笔者的眼泪跟着陈焕孜的眼泪滴到地上，滴到纸上……是什么力量，让陈家人在苦难中不迷失方向？是“信仰的引领，让一切苦难皆成淬炼，一切磨难皆成锻造”。因为陈家人坚信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；劳苦大众，只有跟着共产党，才能翻身得解放，才能过上好日子……



陈丹秋 鲍秀兰